

國醫小叢書之十三

羚羊角辨

張錫純著

上海國醫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國醫小叢書之三十

羚羊角辨

全書一冊定價一角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著者 張錫純

校正者 秦又安

出版者 上海國醫書局

發行者 上海中醫書局
山東路A字一號

代售者 台灣蘭記書局
嘉義西門街

上海中醫書局最近出版醫書

叢書類

影印古本醫學叢書

第一種 古本難經闡註

第二種 傷寒撮要

第三種 辨脉平脉章句

第四種 本章衍義

第五種 女科秘旨

實用中醫學

第一編 生理學

第二編 病理學

第三編 診斷學

第四編 藥物學

第五編 治療學

第六編 處方學

秦伯未

石印 本裝 十冊二函 六元 七折

二卷 丁錦撰

四卷 王夢祖撰

二卷 周學海撰

二十卷 寇宗奭撰

八卷 釋輪應撰

鉛印 平裝 四冊一盒 二元八角 七折

第七編 內科學

第八編 婦科學

第九編 兒科學

第十編 外科學

第十一編 五官科學

第十二編 花柳科學

羚羊角辨

張錫純撰

以熱治涼。以涼治熱。藥性之正用也。至羚羊角。性近於平。不過微涼。而最能清大熱。兼能解熱中之大毒。且既善清裏。又善透表。能引臟腑間之熱毒。達於肌膏而外出。此乃具有特殊之良能。非可以尋常藥餌之涼熱相權衡也。而世之醫者。閱歷未久。從未單用羚羊角施之病證。偶用數分。雜於他藥之中。則其效不顯。卽或單用之。而不能與所治之證。脗合。則其效亦不顯。既與所治之證。脗合矣。而所用者。或爲僞品。或成色有差。則其效仍不顯。爲用羚羊角。未嘗見其顯著。

之功效。遂至輕議。羚羊角爲無用。登諸醫學誌報。愚非好辯。然既爲醫界中人。原有互相研究之責任。今特將從前所用羚羊角治癒之病十餘則。詳錄於左。以徵明之。

壬寅之歲。曾訓蒙於邑之北境。劉仁村。愚之外祖家也。季春夜半。表弟劉銘軒扣門求方。言其子（年六歲）於數日間出疹。因其苦於服藥。強與之。卽作嘔吐。所以未求診視。今夜忽大喘不止。有危在頃刻之勢。不知還可救否。遂與同往視之。見其不但喘息迫促。且精神恍惚。肢體騷擾不安。脈象搖搖而動。按之無根。其疹出第三日。卽靨微有紫痕。知其毒火內攻。肝風已動也。因熄風清火。且托毒外出。惟

羚羊角一味。能兼擅長。且色味俱無。煎湯直如清水。孺子亦不苦服。幸藥房卽在本村。遂卽取羚羊角三錢煎湯。視其服下。過十餘分鐘。卽安然矣。其舅孫寶軒滄州名醫也。翌日適來省視。見愚所用羚羊角方。訝爲仙方。其實非方之仙。乃藥之良也。

奉天都護（清之護寢陵者）三六橋之孫女。年五六歲。患眼疾。先經東醫治數日不愈。延爲診視。其兩目。努肉長滿。遮掩目睛。分毫不露。且疼痛異常。號泣不止。遂單用羚羊角二錢。俾急煎湯。服之時已屆晚九點鐘。至夜半。已安然睡去。翌晨努肉已退其半。又煎渣服之。全愈。蓋肝開竅於目。羚羊角性原屬木。（謂角中有木胎者不確。蓋

色似木而質仍角也。與肝有同氣相求之妙。故善入肝經。以瀉其邪熱。且善伏肝胆中寄生之相火。爲眼疾有熱者之無上妙藥。奉天陸軍次長韓芳辰之太夫人。年六十餘。臂上生疔毒。外科不善治療。致令毒火內攻。熱痰上壅。填塞胸臆。昏不知人。芳辰督辦奉天兵工廠。有廠中東醫數人爲治。移時不愈。氣息益微。延爲診視。知係痰厥。急用蓬沙五錢。煮至融化。灌下三分之二。須臾嘔出痰涎若干。豁然頓醒。而患處仍腫疼。其疔生於左臂。且左脈較右脈洪緊。知係肝火熾盛。發爲腫毒也。遂投以清火解毒之劑。又單將羚羊角二錢煎湯。兌服一劑而愈。

奉天小北門裏。淡泊胡同。友人朱貢九之幼女。年五歲。出疹。次日卽
醫精神騷擾不安。自言心中難受。遂用連翹蟬退薄荷葉銀金花諸
藥表之不出。繼用羚羊角二錢煎湯飲之。其疹復出。又將羚羊角渣
重煎兩次飲之。全愈。由此可知其表疹外出之力。迥異他於藥也。
奉天同善堂（省立慈善總機關）空長王熙春之幼女。年五歲。因
出疹。倒靨過急。毒火內鬱。已過旬日。猶大熱不止。其形體病久似弱。
而脈象確有實熱。且其大便乾燥。小便黃赤。知非輕劑所能治愈。將
爲疏方。熙春謂孺子灌藥實難。若用好吃之藥。令其自服尤善矣。於
斯爲開羚羊角二錢。生石膏二兩。煎湯一大鍾。俾徐徐飲下。連服二

劑而愈。

奉天大南門內。官燒鍋胡同。劉璽珊之幼女。年四歲。於孟夏時。胸腹之間。出白痧若干。旋即不見。周身壯熱。精神昏潰。且又泄瀉。此至危之候也。爲疏方。生懷山藥滑石各八錢。連翹生杭芍各三錢。蟬退甘草各二錢。羚羊角一錢。（另煎兌服）煎湯一大鍾。和羚羊角所煎之湯。共鍾半分。三次溫服下其。白痧復出。精神頓爽。瀉亦遂止。繼又用解毒清火之品。調之全愈。

奉天中學教員馬凌霄之幼子。年四歲。因出疹。醫急來院。求爲診治。其狀閉目喘促。精神昏昏。呼之不應。周身壯熱。大便數日未行。斷爲

疹毒內攻。其神明所以若斯昏沈。非羚羊角生石膏用並不可。遂爲疏方。生石膏一兩。玄參花粉各六錢。連翹金銀花各三錢。甘草二錢。煎湯一大鍾。又用羚羊角二錢。煎湯半鍾。混合分三次溫服下。盡劑而愈。

奉天海關稅局文牘。陳南稚之女。年六七歲。疹後旬餘。灼熱不退。屢服西藥不效。後愚視之。脉象數而有力。知其疹毒之餘熱未清也。單用羚羊角一錢。煎湯飲之。其熱頓愈。

天津法租界橋北。俞孚尹之幼子。年四歲。出疹三日。似醫非醫。周身壯熱。渴嗜飲水。其精神似有恍惚不穩之意。其脉象有力。搖搖而動。

恐其因熱發瘧。爲開清熱托毒之方。加羚羊角一錢。以防其發瘧。藥購至未及煎。而瘧發且甚劇。遂將羚羊角與諸藥同時各煎。取湯渾和。連連灌下。其瘧卽愈。又將其方去羚羊角。再煎服一劑全愈。

滄州中學書記張雅曾河段紀家屯人。來院詢方。言其家有週歲小兒。出疹延醫調治數日。其疹倒靨。皆黑斑。有危在旦夕之勢。不知尙可救否。細詢之。知毒熱內陷。與羚羊角一錢。及玄參花粉連翹各數錢。俾將羚羊角另煎湯半茶鍾。與餘三味所煎之湯。兌服一劑而愈。

滄州河務局科員趙春山之幼子。年五歲。因感受溫病。發瘧昏昏。似睡呼之不應。舉家懼甚。恐不能救。其脉甚有力。肌膚發熱。因曉之曰。

此證因溫病之氣循督脉上行。傷其腦部。是以發瘧。昏昏若睡。卽西
人所謂腦脊髓炎也。病狀雖危。易治也。遂單用羚羊角二錢。煎湯一
鍾。連次灌下。發瘧遂愈。而精神亦明瞭矣。繼用生石膏玄參各一兩。
薄葉連翹各一錢。煎湯一大鍾。分數次溫飲下一劑。而脉身涼矣。蓋
瘧之發。由於督脉。因督脉上統腦髓神經也。（督脉實爲腦髓神經
之根）羚羊之角。乃其督脉所生。是以善清督脉與神經之熱也。
滄州興業布莊劉耀華之幼子。甫周歲。發生扁桃炎喉證。不能食乳。
劇時有礙呼吸。目睛上泛。急用羚羊角一錢。煎湯多半杯灌下。須臾
吸呼通順。食乳如常。

滄州西河沿李氏婦。年二十餘。因在西醫院割瘰癧。住其院中。得傷寒證甚劇。西醫不能治。延往診視。其喘息迫促。脉數近七至。確有外感。實熱而重診無力。因其割瘰癧已至三次。屢次聞麻藥。大傷氣分。故也。其心中覺熱甚。難支其脅下疼甚。急用羚羊角二錢煎一大鍾。調入生雞子黃三枚服下。心熱與脅疼頓止。繼投以大劑白虎加人參湯。每劑煎湯一大碗。仍調入生雞子黃三枚。分數次溫服。下連服二劑全愈。

歲在壬寅之孟秋。邑北境。霍亂盛行。斯歲。少陽相火。司天肝胆火盛。患病者多。心熱嗜飲涼水。愚遇其證之劇者。恆於方中。加羚羊角三

錢（另煎兌服）服者皆愈。或疑司天者管上半歲。在泉者管下半歲。霍亂發於孟秋。似與司天無涉。又知霍亂之根。皆伏於暑熱之時。且司天雖云管半歲。而究之一歲之氣候。實皆與司天有關也。矧羚羊角之性。不但善平少陽之熱。凡吾中藥貴珍靈異之品。大抵皆能除毒菌耳。又愚在奉時。有安東王姓女學生。來院診病。自言上焦常覺發熱。下焦則畏寒。且多白帶。家中存有羚羊角。不知可服否。答以此藥力甚大。且爲珍重之品。不必多服。可用五分煎服之。若下焦不覺涼。而上焦熱見退。乃可再服。其人服羚羊角數次。不惟上焦熱消。白帶亦見愈。下焦並不覺涼。是羚羊角性退善熱。而又非寒涼之

品可知也。內子王氏生平有病不能服藥。聞藥氣卽思嘔吐。偶患大便下血甚劇時。愚自奉還籍。彼自留奉。因粗識藥性。且知羚羊角毫無藥味。自用羚羊角一錢煎湯服之立愈。

友人毛仙閣。邑中之儒醫也。以善治吐衄聞名。其治吐衄之方。多用羚羊角。曾詢其立方之義。仙閣謂吐衄之證。多因衝氣上衝。胃氣上逆。血卽隨之妄行。其所以衝胃衝逆者。又多爲肝火肝氣之激發。用羚羊角以平肝火肝氣。其衝氣不上。衝胃氣不上。逆血自不妄行。而歸經矣。愚深韙斯論。遇吐衄證。仿用之。果效驗異常。

夫犀角羚羊角。同爲珍重之藥品。而犀角之出暹羅者。其價較羚羊

角尤昂。無力者。眞廣犀角亦可用。因其價昂。則僞者愈多。愚曾用治吐衄。用治溫熱。竄入心宮。用治溫熱傳入陽明。兼欬血。皆能隨手奏效。而實未嘗若羚羊角單用之屢用。以定其確實之功效。是以不敢輕加評議。姑懸爲闕疑之條。以待同人之研究而已。蓋愚於藥性。從不敢憑空擬議。必單用屢用。精心實驗有得。而後登諸札記。以爲異日撰述之藍本。是以近著第四期衷中參西錄。專講中西藥物。所載中藥。不滿百種。而藥後講解。已近十萬言。無非舉數十年精心實驗之所得。而盡情披露。傾吐以貢諸醫界同人也。

